

家
书

曾国藩全集



愚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京
华
出
版
社

温
林
编

曾
国
藩
全
集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全集/温林编,一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ISBN 7-80600-616-8

I. 曾... II. 温... III. 曾国藩(1811~1872)—
全集 IV.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29 号

曾国藩全集

编 者 ☐ 温林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3500 千字

印 张 ☐ 200 印张

印 数 ☐ 0001-2000

出版日期 ☐ 2001 年 9 月

书 号 ☐ ISBN 7-80600-616-8/G·372

定 价 ☐ 1280.00 元(全套 16 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家书导读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他出生于湖南一个偏远山村,自幼年入塾读书到青年考取秀才,进士,尤其是作为一个汉族人,能在满清王朝的仕途上官运亨通,乃至十年连续十迁,又以一介书生之身份办团练勇,训练新兵,经历近十年艰苦战斗,彻底击败了已经占领半壁江山,威胁大清王朝的洪秀全太平军,应该可以说在满人当政的晚清历史舞台上领尽风骚。曾国藩也屡遭诋毁,“汉奸”,“卖国贼”,“曾剃头”等恶名可谓不少,然而其显赫的地位又给他带来美誉种种:“中兴第一名臣”,“时代功臣”,“盖世英雄”,“忠诚体国”,“古今完人”。那么这样一个书生又是如何取得非凡业绩的呢?曾国藩《冰鉴》是其识人用人的真经;而他“内用黄老”的谋略,则尽藏《家书》、《日记》中。

曾氏《家书》在旧时代几成读书人必读之书。百余年来,人们对曾国藩褒贬不一,姑且不说曾氏为“中兴名臣”,还是“汉奸”,单就《家书》而言,须当用宽容的眼光,不可因人废言,因词害义,要剔除其中糟粕,将合理因素,精华部分加以改造,运用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之上,这是首要持有的态度。《家书》内容广博,思想深刻,于平易之中显大旨,所及有读书、修身、从政、家教等诸方面。

一、读书

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氏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继续学习。1840年(道光二十年)授职翰林院检讨,他利用此有利条件,饱读经书,苦苦努力,严谨治学,成为“颇有清望”的大理学家。但要深刻剖析其求学生涯,不能不回顾其幼时家庭背景。其曾祖父曾竟希时,其家已小有家产,然境况之好转完全依靠勤俭得来。当时,“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高”,一旦有机会,读书问题之事立刻被提到家庭的议事日程,曾国藩祖父,父亲由于资质不够或因少年无知,未能如愿。于是,读书问学、光宗耀祖的重担落在曾国藩身上,而曾家已具备良好的条件。湖南地势险阻,宋明以来一直

以程朱理学居统治地位,注重经世致用。曾国藩读书,完全是三种条件的亲合力结果:父祖辈的殷切期望,丰裕的家资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曾国藩读书首尊程朱理学,但又有不同,曾氏去“天理人欲”之说而讲“礼”,以“礼”来匡人心,治政事。其座右铭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可见其有“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曾氏读书讲立志,亦重用“心”体会。朱熹有语“虚心涵泳,切几体察”,曾氏佩服之致,“朱子教人读书方法,此二语最为精当”。根据“虚心涵泳”,曾氏认为应专心致志,身临其境地去体会书中的深意。根据“切几体察”,曾氏认为应将书中道理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他说:“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牧猪奴耳,安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在当时文化思想受钳制得情况下,曾氏有此开明思想,不唯当时,而且今天都应受读书人重视。

曾氏读书既广泛涉猎,又有所选择。古今中外大凡有所成之人,往往博阅群书;古之学者,多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察人情。曾国藩说要使自己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首先要成为“杂家”,应对各种各样的知识可以做到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否则拘于狭窄的范围内,成果就苍白无力。但他又说:“看书不可不知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宗元自述其所得亦不过十数余种。”选择好后就应着手专攻,“术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矣”。读书求学,既要求博,又要求精,即博而约,能做到相辅相成者,唯大家方可为之。唯如此,毛泽东才熟谙中国历史;唯如此,鲁迅才有解剖传统文化犀利杂文;唯如此,曾氏所为小及修身养性,大及治国平天下。

二、修身

曾国藩一贯重视修养,他认为世风日下,道德败坏是晚清社会危机得根源,故他不唯倡导修身,而且身体力行,《家书》中修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俗云:“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家书》反映出曾国藩

相当重视立志,他说:“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他又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还说:“古称‘金丹换膏,余谓立志即丹也。”他非常自信,认为只要立志不摇,发愤努力,最终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曾国藩无论在做人还是立身行事方面,均有超人的成就,和其远大坚卓的志向关系密切。

曾国藩常自省。他说:“所谓修己治人,经纬方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这个礼就是封建道德规范,他遵循儒家“修齐治平”理论,一生注重“克己”,“去私”,“有恒”。他严于律己,自省,自律。曾国藩认为,一个德行进步的人,虽然与意志坚定与否以及知识渊博程度有关,但与是否有反省的思想关系密切,即是否能“静做常思己过”。纵观《家书》不难发现,他一生在反省上最讲求,也最下功夫。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家信中提到:“郑小珊处小隙已解。男从前于过失每有忽语,自十月以来,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同日的另一封信中又提到此事:“余自十月初二起,日记课,念念欲改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登门谢罪!”可算是其反省的一个典型例子。因而曾国藩倍受后世称道,其立志,其求知,其反省及勇气,被认为是其德行长进的原因。

三、从政

曾国藩在仕途上发展可谓一帆风顺。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又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十迁,连跃十级,在当时极其罕见,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曾国藩官运亨通,既是由于机遇难得,又是由于个人的辛苦努力。曾国藩在士林中有声望,得到穆彰阿的赏识,从曾国藩对其感激不已可见端倪。鸦片战争中,穆彰阿持投降主义,曾国藩说:“此次议扶,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相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志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他对穆彰阿坚持妥协投降政策的赞成,说明他对穆彰阿的感恩。

曾国藩曾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广为交游,精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经验。当时人将学问归分三类:义理,词章,考据,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学中。曾国藩认为学问有四种:“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与义理并重,提高了经济之学的地位;非常难得的是早在研究理学之前曾氏就已经“评览前史,求经世之学”,此后即使政务繁忙,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都认真学习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天下大事,宜考者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乎仁义,归之乎简易。”他力主务实,反对说大话,务虚名。

曾国藩对自己从政有清醒的认识,在给其弟弟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曲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对官场状况,风习,经过几年的熟悉之后,曾国藩愈发离不开官场,在不断调整中,以理智战胜了情绪,在以后的为官生涯中,几乎没有再出现什么过激行为,相当沉稳稳重。

四、家教

一个世纪以来,曾国藩的家训,几乎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关注热点。论及这个人的是非评价,人们有可能言人人殊,但对于他的家训,则似乎是异代同嗜:一来是因为他的子孙个个成材,大儿子增纪泽,外交家;二儿子增纪鸿,数学家;孙子广均,著名诗人;广铨,出使英、韩;曾孙宝荪,约农,毕生从事教育业,远近钦仰;二是他的家训极有借鉴价值,说得在理,得法,透彻。

曾国藩按理学的要求,注重齐家,严格教育子女。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对其子女兄弟姐妹的读书,作文,道德,修养等皆有具体指导。他认为:“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对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曾国藩不鼓励子

女科考作做官,而让他们学有专长,有扎扎实实的学问,懂得做人的道理,故而曾家人才辈出。他的家书,家训,成为后人教子的楷模,至今仍有价值。

通览《家书》,可以看出其中不外乎告诉家人如何整理菜园,怎样弄好鸡窝……这些琐碎的小事即使是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了什么大本领,值得传给后人?然而,上文已经说过,《家书》正是在微小处显大旨!分析曾氏兄弟当时的功业,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可以发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正是运用了老庄之道。清王朝以非常手段驾御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利用特务收效甚著,后之清代帝王,均未放弃此手法。西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对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来说,张扬个性,喜形于色显然是不智之举,故而以家书的形式,专称小事,无非是在主子眼下的“大智若愚”,目的仅是以求自保。

《家书》思想深刻,精品极富,许多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生命力,依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于读书求学,对于个人修养,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有重要借鉴意义,而且其中仍珍藏着重要的思想,有待于进一步开掘。曾国藩,凭着坚韧的性格,凭着自己“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之气”,走完自己“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历程,相信其中的精华小到对于我们每个人,大到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必大有裨益。

目 录

家 书 上 册

道光二十年	(1)
道光二十一年	(3)
道光二十二年	(16)
道光二十三年	(41)
道光二十四年	(55)
道光二十五年	(83)
道光二十六年	(99)
道光二十七年	(109)
道光二十八年	(127)
道光二十九年	(138)
道光三十年	(159)
咸丰元年	(162)
咸丰二年	(180)
咸丰三年	(192)
咸丰四年	(194)
咸丰六年	(225)
咸丰七年	(245)
咸丰八年	(263)

道光二十年

稟父母 二月初九日

廿八日到京，寓南橫街千佛庵，現間日一課。

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后于廿一日在漢口開車。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車六輛，男占三輛半。行三百餘里，至河南八里漢度歲。正月初二日開車，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換大車。雇三套篷車二輛，每套錢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開車，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擱四天，獲百餘金。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風平浪靜徑渡黃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

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庵。屋四間，每月賃錢四千文，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譽真。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為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課一次。

同年未到者不過一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云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鄭小珊現無回信。伊若允諾，似盡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

可，因儿子太小故也。

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稟者，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内禁剃发，期年禁燕会音乐。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饭，并未闻其大病，不数刻而凶问至矣。没后，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后，同乡相继殁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杨宝筠三主事，熊子谦、谢诃庵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为之一变。男现慎保身体，自奉颇厚。

季仙九师升正詹，放浙江学政，初十日出京。廖钰夫师升尚书。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朱师、徐师灵柩并已回南矣。

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胶太重也。拟仍付回，或退或用随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

谨此跪稟万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

禀祖父 四月十七日

散馆湖南三人全留。琦善押解来京。求解楚善之危。

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四月十一日由摺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孙男等平安如常，孙妇亦起居维慎。

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因母乳日少，饭食难喂，每日两饭一粥。今年散馆，湖南三人皆留，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仅三人改部属，三人改知县。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

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日内颇患咯血。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二十五信至今未接。兰姊以何时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

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楚善叙事如有说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

兹逢摺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禀 父 五月十八日

接家信五封。身体如常，惟不耐久思。

沅浦功课有常。龙翰臣得状元。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嗣后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系第二号，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亲在二十里铺发信；四月二十八已刻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内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餘日，真极神速。

男于闰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发六号，十七发七号，不知家中均收到否？迺际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

④ 九弟功课有常。《礼记》九本已点完，《鉴》已看至三国，《斯文精萃》诗、文各已读半本。诗略进功，文章未进功，男亦不求速效。观其领悟，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耳。

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须扶持，尚未能言。无乳可食，每日一粥两饭。冢妇身体亦好，已有梦熊之喜。婢仆皆如故。

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同乡六人，得四庶常、两知县。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付回，兹又

付呈殿试朝考全单。同乡京官如故。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梅霖生病势沉重,深为可虑。黎樾乔老前辈处,父亲未去辞行,男已道达此意。广东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兹将抄报付回。

男等在京自知谨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挂怀。家中事,兰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

男谨稟

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稟祖父 六月初七日

国荃、甲三近患病已愈。冬初即须借账。

孙男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五月十八日,孙在京发第八号家信。内有:六弟文二篇,广东事抄报一纸,本年殿试朝考单一纸,寄四弟、六弟新旧信二封,绢写格言一幅,孙国荃寄呈文四篇,诗十首,字一纸,呈堂上稟三纸,寄四弟信一封。不审已收到否?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系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发。得悉一切,不胜欣慰。

孙国藩日内身体平安。国荃于廿三日微受暑热,服药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复患腹泻,服药二帖即愈。曾孙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比请郑小珊诊治,次日添请吴竹如,皆云系脾虚而兼受暑气。三日内服药六帖,亦无大效。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专服凉药,渐次平复。初一二两日未吃药,刻下病已全好。唯脾元尚亏,体尚未复。孙等自知细心调理。观其行走如常,饮食如常,不吃药即可复体,堂上不必挂念。豕孙妇身体亦好,婢仆如旧。

同乡梅霖生病于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时仙逝,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刻仙逝。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赙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馀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四佰金,其餘尚可周恤遗孤。

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诸事殷繁，荃孙亦未得读书。六弟前寄文来京，尚有三篇，孙未暇改。广东事已成功，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翎者共二百余人。将上谕抄回前半节，其后半载升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湾田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调停？去冬今年如何说法？望于家信内详示。

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帐，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吴春冈分发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

徐容续禀。即禀祖父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孙跪禀

禀祖父 六月廿九日

借银数十两付回家。甲三病愈未尽复元。

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廿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系正月廿八日发。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胜欣幸。

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物于彭山岷处，至今尚未到，大约七月可到。

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其实只三百千，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兄弟代出。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勉强代楚善叔解危，将来受累不浅。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亲、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说。盖事前说出，则事必不成；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二伯祖母奉养必阙，而本房日见凋败，终无安静之日矣。事后说出，则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无辞可对，无地自容。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转禀告祖父大人。现在家中艰难，渠所代出之四

十千，想无钱可以付渠。八月心斋兄南旋，孙拟在京借银数十两，付回家中归楚。此项大约须腊底可到，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

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孙现经管长郡会馆事，公项存件亦已无几。孙日内身体如恒，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虽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冻米吃二次，乳已全无，而伊亦要吃。据医云此等乳最不养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断乳。从前发热烦躁，夜卧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诸患，此时皆已去尽，日日嬉笑好吃。现在尚服补脾之药，大约再服四五帖，本体全复，即可不药。孙妇亦感冒三天，郑小珊云服凉药后，须略吃安胎药。目下亦健爽如常。

甲三病时，孙妇曾于五月廿五日，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愿。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祖母曾叩许装修，亦系为甲三而许，亦求今年酬谢了愿。

梅霖生身后事，办理颇如意，其子可于七月扶柩回南。同乡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来，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

肃此谨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禀父 八月初三日

物到家中信及物。目下光景渐窘。黄河决口。请家中帮助楚善。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五月十八日发家信第八号，知家中已经收到。六月初七发第九号，内有男呈祖父禀一件，国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发第十号，内有黄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

男等接得父亲归途三次信：一系河间二十里铺发，一汴梁城发，一武昌发。又长沙发信亦收到。六月二十九接丹阁叔信。七月初九彭山杞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慎怡堂《四书》《周易》各一部、小皮箱三口，有布套龙鬃[须]草席一床、信

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譜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岷處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一系五月十五在家寫，一系六月二十七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信一，俱收到。彭山岷進京，道上為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腊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晚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市，離城十八里，系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二十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孫紀澤自病全愈後，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仆婢皆如常。

周貴已荐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

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难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乡相仿，但不勒迫強逼耳。

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岷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准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尚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

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哈琅阿往山海關。

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汴梁四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